

浙江文叢

茅坤集

〔第三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茅坤集

〔第三冊〕

〔明〕茅坤著 張夢新 張大芝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
浙江古籍出版社

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六

歸安茅坤順甫著

序

壽李太宜人序

太宜人者，予歸安令鑒池李公之母。而烏程令文洲羅公，則於公爲同年，以太宜人春秋高，時且七十矣，屬予文以賀。太宜人趾不逾序，言不越閭，予何以爲千里稱觴前壽？竊惟古者彤管所載太姒以下，予於春秋，得之魯文伯之母，於戰國，得之楚將子發與鄒孟軻之母；於兩漢以還，則又得之丞相張公湯、京兆尹隽公不疑、功曹范公滂、潯陽令陶公侃、參知陳公堯咨、翰林學士歐陽公修之母。古以來所稱母子之間爵相貴而道相成者，所由來也舊矣。予不能知宜人，然間聞宜人少事先將軍武德公。公以盛年沒，而太宜人獨能以母道提其身，捍其家，手世所藏書而授諸子。長公雅，嘗列州將，有聲；而仲以下，翩翩乎騁裏騏驎之材，并中明天子甲乙之科，拜夕郎，參名藩，爲世聞人矣。而我令李公來，以弱冠之年出綰印綬，於此四三

年間，所以詩書愷悌之旨而典我邑者，綽綽乎老氏所云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」，不是過已。嗟乎！先將軍沒，而世如帶矣！非太宜人抗古者彤管之訓以督教之，昌後裔、振家聲若此，何以能爾？即如天挺生賢，抑何以伯仲叔季矯首雁行也！語不云乎：「月明則星輝，川澄則珠潤。」予於諸君子所後先翱翔，顯聲實於時，抑可以覘母氏之聖善，與曩所稱文伯諸母相等夷，予殆將前爲膝席而舞蹈也已。羅公曰：「善。」遂書之。

江山覽勝圖序

江山之勝，必於异人乎憑之以發其奇崛峯嶺、夷曠幽眇之靈，又必善文章與詩歌之什者，而後奇崛峯嶺、夷曠幽眇之觀，得於斯人乎雕刻興寄，藻繪以傳也。不然譬之陰崖之卉，只自春吐而秋耀焉耳。予故嘗按傳記所載，五方之遐陬絕壤，姑置不論，即如予吳越諸州，若孫興公之於天台，王右軍之於山陰，謝康樂之於永嘉，李供奉之於天姥，蘇內翰之於西湖，何可勝道也。其所賦歌諸什，於今令人手而誦之，未嘗不杳然神游者。廬陵李徵君泰華公，殆豫章間異人也。少以善文章名南州，然數試數窘，輒棄去。肩一瓢，囊一劍，南涉洞庭吊九疑，眺南嶽祝融七十二峰之深，將求所謂羽化者之術以自老。頃以其子廷尉君左遷出諭我桐邑也，於是復東游入浙。浙故多佳山水，而嚴光釣臺以下，若前所稱天台、永嘉諸勝，并屬逶迤襟帶間也，聞徵君瓢劍所向，必移幕亭，載鷗夷，盛酒以隨，酒醉耳熱，輒仰天鳴鳴，長嘯而歌，所賦纍若干

什，盈篋矣。行且治裝以歸，予友胡山人求善繪者爲《江山覽勝圖》一卷以紀其事，并請予言以弁其首。予竊慶浙中諸佳山水，固得憑異人如徵君者，即之詩歌之什，以發其奇崛峯嶺、夷曠幽眇之觀；而予又竊自慶得掛一言於其什，斯亦予於諸佳山水有勝緣也已。異日好事者必傳，傳必遠，當不至於同陰崖之卉相嘲且唁，而卒以零落也。

賀烏程羅侯文洲公赴召序

羅文洲公之令我烏程也，五年於茲。其以平易近民，而民故戴之，與古中牟、單父毋相遠。頃者，吏部按臺諫闕員，例疏治行之最者以聞天子，且璽書召公。歸安茅坤闔同郡諸縉紳先生，餞之苕水上，而告之曰：「古之賢豪，所謂得志而聲施者，上惟宰相；其次則爲諫官。以宰相尊，行其道；諫官卑，行其言，而言行道亦行也。予獨曰：『宰相者，握天子權以一四海；而諫官，則又從而持衡其間。故處中外一體之時易，而私相異同之時難。漢唐田寶、牛李之間，紛紛矣，惟宋真、仁，則執政者李公沆、王公旦，下及韓、杜、富、范也。故於其時，孔道輔、歐陽修輩爲諫官，上殿面折，吁咈成風。熙寧、元豐之際，執政者王荆公安石，下及章、蔡，倏焉車輔，倏焉睚眦。故於其時，鄭俠、蘇轍輩爲諫官，或黨或忤，如甘如荼。即如我國家亦然。宣廟之時，三楊執國，葉盛諸君疏無留行。已而，南陽以下，羹齏相懲。弘治夔龍，煥若日星，正德、嘉靖，震電晦明。三十年來，分宜、華亭、新鄭、江陵，諫垣之間，其所出入內外，殆猶乘游徼而

列戍郵者。今天子春秋多歷年所，二三元老甚屬明盛，雍雍穆穆，協德同心。昔人所稱矜恩仇，席刑爽，徼利權，樹威名，相與譚論訛訛，以黨同伐異於其間。譬則日出而煙之消、氣之滅也已。嗟乎！公拜夕郎，入瑣闥，而珥筆鳴珮其間，非得志聲施之時乎？公之令烏程也，外不假赫赫之聲，而內多悶悶之仁，吏民懷之若挾纊然。茲公之行也，予竊謂公於時，亦不必懷異同之猜，而鰓鰓焉以輸蹇諤。異日史官之次諫草，當尾孔、歐而下纍纍不朽之石畫，以賀公之言行道亦行，而其慶，殆與宰相等也。』

陶氏族譜序

太學生陶君彥冲同博士弟子員天漢，抱《族譜》過草堂，且按圖而曰：「陶氏世系由吾長沙公侃及彭澤令潛以來，支庶半天下，不能散繹。而十六將仕，則由汴州扈宋高宗，而南次嘉興，此則爲一世祖，而家金橋者之始也。四傳而爲九十一將仕，則以某而分徙會稽，以某而仍守金橋。而菊隱君，則某之子，多慷慨大略，嘗團義兵而以敗元人於皋亭之北，事載《浙志》中，此則五世祖，而家雁湖者之始也。又再傳而七世，惟一則爲東支，稍衰落；惟義則爲祖宅支，有子二：一爲孟生，則以豪雋忤高皇帝死，詔不得收，收者勒戍，此則貴誠，戍遼陽者之始也；一爲安生，此則下宅者之始也。然貴誠少負奇氣，既以身赴父難，晚且來歸，散家財，結賓客。鉦復振之，其孫澤與濟，又從而世之，而陶之詩書，冠蓋甲郡中矣。其他子鏈，則留遼陽；而鎰，劈

而爲港西支，鎮，劈而爲西莊支。此又瓜分而各自爲始者也。澤以下，贈御史楷之後，再傳爲按察副使儼，三傳爲大理寺丞謨。其他儒俸及九韶輩，或由貢，或由鄉進士，纍纍不絕。濟以下，椿之後再傳而熙，又再傳而萬鈞。松之後，一傳而按察副使煦。布政使照榮之後，二傳而煒，贅吳江。而予大父遠，父銳，亦舉鄉進士。至於予兄弟冲、瀛輩，茲則又爲吳江者之世，而再而三而四者也。金橋來，諸支流苗裔，可概睹矣。」又伏而曰：「古者諸侯卿大夫之世，并由宗法，故其族不散。而秦、漢、隋、唐以還，則宗法罷，而并其世牒，江以南勢家巨室，猶或半存半亡，而其他，則零落殆盡。此歐、蘇二家之譜之所以作也。予家食指其由金橋而雁湖，而吳江，近千人；其他徙會稽及遼陽，亦略相稱。然則支庶既繁，而名不諳，面不相睹識者，十且八九。其占仕籍，顯名當世者，諸子孫或得按國史及州郡志時時考見；其他菊隱而下諸以節俠名者，世相次，大略互見墓銘及像讚贈什中。蓋古者漢三老、萬石君之遺也。君焉得不爲弁一言於其首，於以俾我陶氏流風蘊義稍及附君，與日月俱遠乎？」予兒繆婦，即鄉進士銳之女，而彦冲之弟也。彦冲，則又翩翩不群，大較有菊隱之流風者。予故義不能辭，謹爲綴次而書之者如此。

郡侯成吾熊公考最序

秦罷侯置守來，惟兩漢吏業爲最盛。間按傳記所載，南陽、東郡、潁川、渤海之屬，其所施

行，次第不同，大較并由仁心質行，以務近民而已。我國家宣德、弘治間，猶有此意。近代以還，世之士大夫，數競網罟亟疾以爲威，而非必皆出於心之仁；爬搔愎驚以相高，而非必皆出於行之質。甚且外持僚貳以下如束濕薪；內以奔走翕張於按節使者之庭，與其左右耳目所向，如仰決堤。予間視之，聲名日以奕然起，而其封以內，則耗焉如鼎之沸矣。獨我豫章熊公不然。方其始下車，望而貌之，固知其爲仁心質行之君子也。四三年來，一切簿書管鑰之間，特厭世之網罟亟疾以爲威；而孳孳然於吏民之罪麗也，特原之，又從而末減之。古所稱不寒而慄者，今且盎然若穆風也。非特耻世之爬搔愎驚以相高，而恂恂然於吏民之情智所不逮，特弗而宥之，又從而曲覆之，古所稱故作見知者，今且夷然若或污車焉亦可也。於僚貳間，譬則琴瑟、枹鼓之相節宣而已，而一切愛憎不以與也。於按節使者之擁傳而入，與其左右耳目者之抱牒而過，譬則浮雲飛靄者之相夷猶而已，而一切突梯不以與也。公之仁心質行，固其天授，而世之漸摩於其仁，悅懌於其質者，不以令人喜，亦不以令人怒，日惟見其行所無事。而吏民之相與擁而戴之，殆猶魚之依乎水，鳥之依乎木，而有低徊不能自己者。嗟乎！若公者，非歐文忠公修所自諗者乎？方其尹開封也，適包孝肅之後，故所爲鋒鏑威棱以恫惕當世者，公并撤去。人士或援包諷之，公輒曰：「凡人材性各有長短，用其所長，事無不舉；強其所短，政或不逮。」間按公視郡，大略由此。今且以考最行，撫按以下，并疏留之。而僚貳陳公輩，屬予撰次，張其事。予告之曰：「公固兩漢良二千石者之遺也。所至或耻爲赫赫聲，而所去令人思；

然則較之孝肅之與文忠，其所以流風餘韻播當時而傳之天下，以至於今，不知其孰得孰失也？」

康衢野咏序

《康衢野咏》者，布衣陳君曼年仿古《擊壤》者流，因以放歌山澤之間者也。《傳》曰：「詩言志。」故秦之《風》多慨慷，豳之《風》多憂勤。漢以來，古《雅》、《頌》之旨寢明寢昌，不絕者如帶然。而公卿大夫之辭，莊以思，將帥枹鼓之辭，奮以猛，羈旅遷客之辭，淒以遠，閨姬戍婦之辭，悲以怨。其工與否不暇論，要之，并各由其心之所之而播之爲音，於以極其性情節奏之變者。陳君少習博士弟子業，已而以酒廢。獨手唐大曆以還諸名家之什而歌之。歌之不足，又從而咏嘆淫佚之。詩益以進，家益日以落。當其適意時，罌之傾，甌之塵，頽然壁立。猶抱膝而哦，不顧也。嗟乎！君抑奇矣。間按其詩，不敢遽謂能一一盡追大曆作者之堂，然其不厭貧，不艷情於富與貴，而能以山澤自足所好，則亦古者《擊壤》之音之遺歟？予故序而傳之，且以見今天子明盛，而山澤之氓能歌帝力焉云爾。

太子少保元洲張公八十天子遣官存問序

惟我太宰兼太子少保元洲張公舉進士入仕，其所歷事三朝，揚歷中外者，四十餘年。間按

公所隸尚書省爲郎，緩罪讞獄，類張廷尉；其佩印方州，單車露冕，類龔渤海，由藩臬晉撫陝西，所至奉法布職，紀綱州郡，類陸象先、張士遜、鮮于侁輩。已而，由南工部尚書入爲太宰。天子既以公不世之望，席之以不次之擢，而公抗顏矢心，其所進絀天子之賢不肖，矯矯乎晉之山濤、唐之崔祐甫之風也。纍數載，而故執政張江陵聞父喪，獨倚天子恩及中宮奄寺者之擁護，不欲去，托私人諷公領袖百執事上章乞留；而公獨耻之，不以與，甚且義沮之。於是江陵憾公甚，公遂拂衣以歸。當是時，中外之士，上以瞻天子厚師傅之寵，下以誦公持丰采之峻。語所謂「日月中天，風行海流」是已。十數年來，公角巾故第，偕賓朋故舊，詩酒爲歡。間出湖上，遍尋孤山六橋及南北峰之深，或移日不能返也。構一椽於湖之曲以栖樽疊，曰「煙水磯」。公固不欲如古大臣之以罪去位，畏讒避詬，塞垣避竇爲也。予一過西湖，輒亦一過公，相與或觴或咏而已，絕不齒理亂得失。上之按節使，下之郡邑有司，問候於其廬，公傳刺誶報，履舄不及公門。嗟乎！公可謂人則爲國家之耆蔡，出則爲江湖之蕭逸，翩翩乎詩書典刑所載者已。萬曆庚寅，公壽八十。天子采臺使者所請，下之禮官，特賜存問如制。存問者，古盛王殷周以來，貴年養老之遺也，世所間見者。予不及讀纍朝《實錄》及部牒所次，第按浙之耳目所共睹記，百年間，寥寥數人耳。然於中覆之，其以秉國而所當奉朝請者非難，而以老而去位者爲難。其去也，無他註誤，非難；而以忠鯁忤執政，中所睚眦，枝柱相構也，則又難。何者？君臣之間，蓋疏遠矣。今且以中外之夙望與群議所迫，天子始追悔而褒嘉之，茲則朝野之耳目，猶公

君臣之始終以禮，謂之不世之典，可也。猗與盛矣哉！予於是敬書之，人爲公賀，并以遺異日史官者采風之錄。

贈宮詹黃葵陽先生序

予按古風謠，至唐虞之世，《卿雲》歌於朝，《擊壤》歌於野，斯何時也？竊疑舜之命龍之爲納言也，何以故稱「朕聖讒說殄行，震驚朕師」？釋之者且謂「傷絕善人，變亂黑白，以駭衆聽」也已。而皋陶矢知人之謨也，禹又曰：「惟帝其難之。知人則哲，何憂乎驩兜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？」夫以帝堯之南面而聽天下，猶不能不惴惴然驩兜、孔壬之憂且畏邪？秀州黃太史，以文章侍從日月之際久矣。頃者，典試閩州，得首解額者，曰李生光縉焉；及典試順天，復得首解額者，曰王生衡焉。予間覽睹其文，竊異其并千里驟裏才也，欲爲移書賀之，而詆之者紛紛於朝矣。已而，客有從京師過者，或曰：「非詆黃也，蓋借黃以爲金丸而彈射一二執政也。」予爲之憮然。然則以唐虞之世而聖讒說，而憂且畏之者，無他，朝廷者富貴福澤慶賞刑威之司，天下之豪雋奇崛、趨材捷足，所共輻輳而奔走之。位相次，則覬覦生；勢相逼，則媒孽起。此周公之聖，所以於管蔡流言之至，不能不賦歌「破我斧，缺我斨」，於以爲《鴟鴞》之什以貽之王，而居之東且二年焉。予嘗誦《詩》至此，未嘗不爲歛歔太息，而泣下沾襟也。嗟乎！日月抱珥，枉矢夜光。大較游氛所向，雖天地亦無能如之何者。三王而上，世遠不暇論，即如

漢、唐以還，迄宋嘉祐、慶曆之際，歐陽文忠之人爲參知，可謂矯然虎臣矣，而嫉之者甚且以飛語撼天子，又從而借其甥女房闈之事污蠹之；蘇舜欽，當世秀傑也，而嫉之者以其杜祁公之婿也，遂借杯酒間以傾之，所波及名流而貶竄之者若干人。由此言之，人情之險，甚於山川，世之以宦游爲畏途，其所從來者舊矣！兒侄桂，即先生曩所錄之爲幕中士者，近且以懸弧之夕，請予文以賀。予竊謂先生年未艾，旦夕流言釋，而天子所虛席以待之者^{（二）}。予特按先生所進退本末，蓋關世道之隆污、士風之盛衰；且參之唐虞以來故事，於以致予之嗚咽低徊不自己云。又謂之曰：「天子予先生告以歸，而他所尾之而橫詆執政者，再且三，其所指次，蓋中外所共愕且駭，而道路以目者。」嗟乎！請先生於諸生所上觴稱慶，多嚼一大白，而睥睨千古焉可也！

贈秀州倅方葆冲公考績序

南城方公之倅秀州也，三年於茲。予以衰且老，閉戶掃軌，不及從公游。而獨以浮家練溪，於秀州諸下邑井里齒相錯，以故井里父老暨諸生間過予，時時緩頰軒頤，頌公不置口。其所條次公之莅政臨民，大都本之道藝，內照外潤，務大體，不苛細。其聽訟也，第差兩相得失，爲便安而已，絕不持近世法家所務聲名者相繩切。以故無嚴刑，亦無留牘，人人無不厭所望以去。郡太守粵州王公，風裁所持，伉直孤矯，然猶於公爲莫逆交，數注公考爲僚貳最。而諸下邑間缺長吏，數請署其部邑；吏民則又鰓鰓然附之若慈母。當其受代而出境，歔歔太息而攀

卧者，往往填城隘巷而塞路也。當是時，秀州之歌王公者，與汝南太守宗公資、南陽太守成公璿等；而其歌公者，亦輒與范功曹滂、岑功曹胨無相間也。已而，王公既以高第擢副按察使以去，而公且署郡事，特下令曰：「某，特奉前太守故事以行，別無科條也。」於是諸下邑長吏，亦共帥吏民相向而戴且舞之者若一轍。或歌曰：「困我蒸民，惟水及旱。匪王匪方，民孰與奠？」嗟乎！其殆古語所稱式如金，式如玉，而冰壺紫芝兩相帶綰者與？壬辰冬十月，公滿三載考以行。而郡中諸生陶某、賀某輩數十人來謁，屬予文。予雖未獲面公，而於公之風猷韻折，獨切向往也。於是詮次郡吏民之口畫公者，而繫之屬車之副，以聞考功氏。

贈何東華擢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序

何東華公以萬曆癸未進士三爲令尹，由臨朐而嘉興，而我歸安。抱琴所向，於古之清儉逼下孔公奮、胡床掛壁裴公潛、晝日垂簾顧公覲之輩無以異也。擢爲南京刑部尚書郎。或謂國家制：縣令之高第者拜給事中，其次則侍御史。而南都，特今之鎬邑也；刑部尚書郎，散曹也，似非所待公。予竊不然。老氏不云乎：「居其實，而去其華。」世之所艷臺省者，第以其鳴珂佩鑰，緋衣驄馬，上得與天子宰相可否，下得彈射勛貴文武吏與薄海之得失，抑不知茲屬焜耀眉睫間耳。要之，古之曠達之士，所共開誠佈公，而斂名居實，以養天下之望者，不與也。況南都，高皇帝之所百戰以一天下之始，而輿圖車書、文謨武烈，固赫赫人耳目，又多佳山水，六

朝以來之風流文物，往往而在也。予嘗結綬過之，當其休沐之暇，數從三四僚貳，携觴躍馬泉石之間，臨風吊古，飲酒賦詩，未嘗不灑然以樂。要之，王僕射貽其子恢之以朝請而不以秘書者，蓋厭其有競也；王晞之爲并州司馬，而辭侍中者，蓋畏爛灼也；謝覽之自吏部尚書而出守吳興者，蓋由處俗情薄也。斯其爲情也澹，而其爲志也遠已。或以是聞之公，公笑曰：「唯，唯。」予於是次第其言而書之，以副屬車之左。

壽戴母七袞序

郭邑戴太學元衡，博雅醇謹士也。今年春，同其友舒生德先過予里而鼓篋焉，予因得識其人。進與談山川風俗人倫之秀，及其祖先起家之所自，能殷殷爲予縷陳之。暨冬將歸啓行，乃介幣九頓而請曰：『某生多羸疾，且老母春秋七十高矣，恐不能載遠游。今幸從明公渥聆緒風之餘，願微一言以歸爲母壽。』予實衰老，疏筆硯，謹以無文辭，且謂元衡，故郭之名族。太夫人儼然以白髮戴首勝而坐華棖，列子姓，修無算爵。元衡第飭珠翠貝玉、彩綉衣襦以爲壽已矣，又安所事予言？元衡蹙爾避席起曰：「予母年自艾以上，子姓率羅拜，謀稱觴，而母卒堅拒不樂，謂『未亡人即老壽，且健匕箸，日懷伊戚，何歡懌之敢謀，宴然其考鐘於堂乎？』距今年七袞，予兄弟每恨無以迎母歡，得稍稍起爲壽。而明公倘賜之謦欬以歸，將和絲竹，奏賓筵，與諸子遞醕爵以修老母，且稱不朽拜賜，何觴之能辭？」於是予聞而嘆曰：「賢哉，戴母也！」自予

夙從元衡詢其祖先所起家，則必諄諄陳其母吳，所以內外佐處士桂亭公之德。謂母方笄年，字桂亭公，而公故側室子，母則奉兩姑，無間言。嫡祖母汪，實愛少女甚，而母盡解奩中簪珥以佐嫁姑。桂亭公中年遭危疾，不樂問生人產，而母日爲外持門戶，內調湯藥，廢寢食進侍，至以身禱，願延公筭者，兩年如一日。嘻！此母內德之貞懿，已非笄黛中所能更仆見也，而人更有不可及者。先是，桂亭公點千秋碣，母謂此碣可灌田三百餘頃，霑濡匪細，起而昕夕佐之拮据，則至今賴之。公又以千金裝授人賈江淮間，無何，橐貲盡沒。人咸以此吊公，母則忻然爲置不問。此其才旨雅量，直能左右桂亭公以成市義。嗟乎！吾聞鄣俗素左儒右賈，否則，擁錢刀以啗詫豪舉，鮮能標譽於鄉曲，況閭內之德，能走四方而盈子大夫之誦者乎！今予觀元衡兄弟，賈成賈服，儒成儒服，駸駸日恢素封而比縣簿之家。太夫人顧而樂之，彌壽且強。歲時伏臘，孫子旖旎，雖日醕酒考鐘，以享有遐齡，誰曰不可？況今值母懸輓之辰，即予言無能重母，母寧能辭舉觴乎？元衡第歸，爲予謝太夫人曰：「夫人壽則旦暮猶大椿也；不自壽則天地猶燭火也。母氏聖善，茲亦享有耆年，以睹子若孫之祈祈而昌，詎非天之福祉歟哉！詩有云：『受茲介福，於其王母』^(三)。母惟壽不自壽，吾知天之所錫戴氏福與年者，俱未艾也！」元衡識之歸，以此言廣太夫人，而修無筭爵。

壽大宗伯平泉陸先生九十序

大宗伯平泉公之年九十也，友人茅某手持鳩杖一，竹塵一，籐冠一，并阱鹿一，而拜手稽首颺言曰：公固天下之偉人，然予之知公而稍竊窺其深，非特今日也。公爲諸生時，予以令青陽，奉督學使檄而過校其文。予三復之，公之文雄若泰山喬嶽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其沉深處若碣石渤海之波。間署其文曰：「他日立朝，必有本末，當爲國家重臣。」當是時，予業已卜公當入爲宰相，參大政。明年，公以文魁天下，入翰林。歷官坊學士、少宰，晉大宗伯。而海內縉紳無問知不知，推公經術當并漢之劉向、蕭望之；其持正而不阿，并唐之陸象先、白少傅；其凝定鎮靜而招之不來，麾之不去，又當於宋之韓、范略相裊列而雁次者。惜也故宰執以滑澤脂韋自喜而於公枘鑿不相入，公隨掛冠以去。其來歸也，獨秘泉石，超然物外，則固予之所獨知，而或非世之所共知者。聞公嘗自喜曰：「茅某者，予之鮑叔，而知管夷吾之深者也。」嗟乎！以公之賢而爲當世之田、竇所構，竟不及柄國家握樞機如予所云然，而要之，立朝始末，彰彰人耳目如是。借問故宰執之媒蘖公而一切矜恩仇、快名譽者，今安在哉？按故事，聖天子當必賜之几杖而遣官存問也。予故詮次公之歷朝及巖居始末，以備他日史官者采風之錄。

金華章氏世譜序

按狀，章本姜姓，出神農氏之裔。逮齊太公支孫封於鄆，以鄆爲氏。後鄆爲齊滅，子孫輒去「邑」爲章。適他國有諱展者仕晉，爲中散大夫，世居汴之陽武。兵部尚書岩，永嘉初出守泉，始家南安。至唐康州刺史及，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。及再傳而孫曰仔鈞者，當唐末爲高州刺史、檢校太傅。其妻渤海郡君練氏，賢而有識，能抗官兵以全建州。已而，生子十五，孫六十八，支系蕃衍，并賢達貴顯。及遭五季之亂，子侄復分徙他郡，各自爲族。由建安、浦城旁及永康、龍泉、永嘉、平陽、新昌、樂清、黃巖、蘇、湖轉興泉諸郡，皆其所分派也。語具《練夫人祠堂記》中。諸派有不能盡考，而可考者，太傅公第五子仁轍，孫文谷，歷傳於今二十世，居浦城，是爲浦城派。而永康、龍泉、永嘉派，同出於太傅公第三子仁燧之後。仁燧子曰文錫，文錫再傳而孫曰剪者，徙永康之李溪。一傳而子曰重者，徙龍泉；剪五傳而曰玠者，徙射埭。玠子三人，長曰偉；偉之子凡幾人，分徙前倉、何村、篁源。次曰侃，侃之玄孫曰關，出贅金華。關之孫幾人，分徙城中山、路口、鳳林。三曰俟，俟之孫幾人，分徙界牌、梅溪、可安、破塘、浦城，其一復自射埭徙還李溪，分派十二，而總屬永康。仁燧次子曰允懷，允懷再傳而子華，由浦城徙龍泉。子華之派與重所傳派別，六傳而曄，居青田；七傳而大蒙，徙白巖。大蒙三傳而文參，徙河南。其分派凡四，總屬永嘉。若平陽派，則太傅公第四子仁嵩孫士廉之後；新昌派，則太